

## ◎青青左岸



## 立秋时

末伏,立秋,热夏收场。站在梧桐树下,望着落叶知秋,想着一年匆匆的时光。

少年不知季节,念想着酷热就是夏,风凉即为秋。读书后方知二十四节气中,早有季节界线。只不过初秋被冠上“秋老虎”后,热浪有时更胜于酷夏。

少时对热夏有着私念,是在假期里,完成一天作业后,安然等着下午来,可以欢乐嬉水。

洗耳池是家附近一条池河,传说中的“洗耳恭听”所在。古时巢父避世隐居,躬耕而食。正当许由洗耳时,巢父牵牛饮水。问明原因后,巢父恐洗耳水再污牛口,牵牛上游饮水。因而街市有了牵牛巷,城中有了洗耳池。

少时洗耳池水清见底,是与小伙伴们戏水好去处。浮在水上,仰面朝天,河水淹耳,四周忽然安静下来。放松,脚尖绷直,有节奏地踢打着水,双臂伸展,不紧不慢地划着。河水凉爽,舒展身体,躺望着蓝天下朵朵浮云流动,成为那时夏日里最美好的记忆。过了八月初立秋,再去游泳,邻居奶奶见着总会念叨着,秋水凉了,娃不能再下水了。意思是说,立秋后,河水渐凉,水上虽热,水下已添几分寒气。

古人说立秋有三候。初候,凉风至。不似热夏中,南风起,火气十足。如今长江畔,夏季水情多。梅子熟时,小雨淅沥不断却湿热。入得伏来,常有大雨倾盆,却压不住几日热气。待到一场秋雨时,薄凉自然生,暑气才开始渐渐告退。

二候,白露降。立秋大雨后,清凉风来,而天气下降茫茫而白者,尚未凝珠,故曰白露降,示秋金之白色也。夜间一场大雨停,天空如洗,靛蓝夜空中白云浮动,空气格外清新。晨于野外田间,稻叶上挂着欲滴雨珠,晶莹剔透。衬着青绿,晨风中,稻叶微微舞动,形似绰约。山野河池上,袅袅淡雾,似轻纱,在清凉空气中,一点点汇聚,一丝丝漫开。

立秋第三候,寒蝉鸣。寒蝉,《尔雅》曰“寒蟬,小而青紫者,马氏曰物生于暑者,其声变之矣。”夏蝉因热而鸣,立秋后蝉声多为天阴凉鼓噪。秋蝉声尽时,也为一年寒凉起,恍恍然,夏去秋至,又近一岁收场时。

“云天收夏色,木叶动秋声。”夏之色调收敛,自然界更多细微敏感,洞悉四季而来。一枝一叶变化中,让人们感觉又是一季来。

初秋,唐人孟浩然写诗道,“不觉初秋夜渐长,清风习习重凄凉。炎炎暑退茅斋静,阶下丛莎有露光。”立秋后,一场一场雨来被人们说是赶着秋,催着暑尽。昼夜夜凉,选楼台书房飘窗小坐,翻几页书,不远处大湖寂静无声,月色下,泊船点点灯火。

纸页上,读到酣畅时。那种自然里乍来的秋味随风潜入夜,温润薄凉而细腻,好似一张姣好脸庞,看得见青丝萌动。看得见立秋不乏一种温湿度,却有矜持之心。秋有丰收,透着人们对季节怀想与等候,透着对即来季节欢喜与偏爱。文/杨 钧

## ◎非常记忆

## 我爸

从家旁边的超市出来,埋头往前走,一抬头,前面弄堂拐角处有一老头儿正冲我笑,我有点奇怪,谁家老头儿冲我乐呵。再一看,原来是我爸!瞬间我有点恍惚,第一次以陌生的眼光看他,才发现,原来他真的老了,成了一地地道的老头儿了!

可我总以为他没有老,最爱吃他做的糖醋带鱼,想到了就撒着娇要他做,第二天他早早地去菜场,挑最新鲜的舟山带鱼,回到家立马忙活开来,洗净挂着晾到半干,煎得两面微微的焦黄,却不粘锅不破皮,最后浇上糖醋汁,酸甜酥嫩,他满心欢喜地看着我吃得不亦乐乎;到公司了才发现急用的资料没带,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帮我送过来,等了半个小时还没送到,我不停地打电话催促,嫌他动作太慢;逛商场让他看一下我儿子,他说你早点回来,小宝现在太皮了,我怕看不住!我却说这么小的孩子你还看不住啊!

我真的没想到他老了,我总以为他还是像以前一样,是一个无所不能,有求必应的超人!生病了,要他背着我绕圈圈;学习遇到难题,等着他给我辅导;学骑脚踏车,他扶着后座跟在后面跑;爬山爬不动了,要赖地拉着他的手让他拖着……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他的耳朵渐渐不那么灵了,讲电话时越来越大声,打他手机,经常无人接听,我总忍不住抱怨,怎么会听不到手机响呢?他本就是高度近视,后来又加上老花,雪上加霜,拍照片时,老对不准镜头,我总忍不住抱怨,又拍糊了;他记性也越来越不好了,下去买早点会忘了顺便取报纸回来,我总忍不住埋怨,跑两趟太浪费时间了;他拿过画笔、拉过小提琴的细长手指头也越来越僵硬了,电脑上打个字也要半天,更别说手机上那么小的键盘了,我老埋怨我都打十句他才回应一句……

我真的没想到他老了,我总拿我小时候的标准去要求他。直

至一日他被查出前列腺恶性肿瘤,已是中晚期,虽然之前专家就避开他跟我说应该不太好,但拿到加急的穿刺活检报告的那一刻,原本就阴霾的天像座大山一样要压下来了。他似乎有预感,我竟然在病房一楼大厅的电梯口碰到他,说想看看报告,我故作镇静轻描淡写地说报告已经交给主刀医生了,是个良性的小肿瘤,做个手术切除掉就可以了。一贯敏感的他这次却反常地没再追问什么,好像我说什么他都相信。

我躲进洗手间,把水龙头开到最大,泪水顿时如水龙头里的水一样汹涌而出。

手术那天,要取下假牙,他的两颊一下子凹陷下去,护工将一件手术室专用的深蓝色大棉袄披在他反穿的病号服外,他瘦削的身子立刻被淹没在那件大棉袄里,那一刻我才惊觉,他真的老了!他跟在护工后面慢慢地走过病房连接手术室的那条长长的玻璃通道,他的背影那么瘦小单薄,那么孤独无助,瞬间,我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滑落!

万幸的是手术很成功,我像捡回失而复得的宝贝,一刻不离地守着他,给他擦背,给他按摩,喂他喝水……能喝流质了,对着菜谱学着给他炖汤;能吃半流质了,变着花样给他熬粥;能正常饮食了,想方设法给他增强营养……

出院后好好调养了几个月,能起床了,能下地活动了,又能出去遛弯了,又能做一套自创的健身操了……渐渐的,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节奏,渐渐的,我又忘了他老了,一切又回到原来的状态,早已习惯他对我无条件的宠爱和包容,却忽略了自己对他付出和包容,我总以为,还有时间来爱他。

我老是忘了,那个最爱我的人,老了!文/王秋女

## ◎往日情怀

## 抱着冬瓜纳凉

爷爷从午后的一场雷雨中醒来,凉意飕飕,他轻声喊:“被子,被子。”雕花老床上,爷爷怀里抱着一个圆溜溜肥滚滚的大冬瓜在小憩。

这是30多年前一个夏日的午后,我爷爷开始一场困顿后的午睡,下午他还要去给生产队的稻田放水,稻子正在吐穗,一粒稻一粒米,全生产队的人靠它养活呐。

那一年,爷爷66岁。爷爷60岁那年,便给自己打了一口寿棺。在古柏森森的垭口林子里,爷爷亲选了一棵柏树做寿木。

那口棺材上了黑漆,放在爷爷卧室里,散发一种凛凛威严之气,感觉室内温度也下降了不少。一遇夏天,爷爷纳凉时,就躺在那口棺材里小睡,寿木自带一

股漫人凉意。

在夏天,爷爷还喜欢抱着一个大冬瓜睡觉。一个人怀抱冬瓜,清凉的瓜会把凉意漫透体内。沉浸于心的,更有一个老人的丰盈喜悦。

冬瓜,在瓜果累累的庄稼地里俨然是一个隐士,它腰身粗壮,大肚能容,性情亦如人温碧清涼,平易自然。

夏天,我家自留地里,爷爷抱回来一个个粉嘟嘟的冬瓜,一排排放在堂屋中央,如武士一般守护着我们家的老屋。冬瓜表面,有一层白灰一样的粉,那是经历了风霜后的脸。

县城的表姨,夏天来我家做客,一副城里人斯文的样子,小碎步走在田坎上,身子也跟着一颤一颤。表姨咳嗽时,林黛玉一样带着一个小手绢捂在胸口。表姨的脸也似冬瓜,扑了一层白生生的粉。有个夏夜,一家人在院坝梧桐树下围桌吃饭,汗水从表姨脸上流下来,如爷爷糊墙时蔓延开来的石灰水。爷爷对表姨笑着说,这是农村,你用不着化妆了来。表姨的“石灰水”脸,尴尬地抽搐了几下。

我15岁那年的夏天黄昏,一只老鸦从土墙矮院前的空中嘎嘎叫着飞过,爷爷的灵魂也随着老鸦叫声去了黑云翻滚的云层。就在3天前的晚上,奶奶还从堂屋里抱来一个凉悠悠的冬瓜,让爷爷抱在怀里降降温,豆大汗珠从他嶙峋身体浸出来。虚弱的爷爷把冬瓜放在胸前,用手摩挲着,病痛折磨的他已没有力气像平时那样把冬瓜紧搂在怀里了。这是爷爷自己种下的冬瓜,它经历了发芽期、幼苗期、抽蔓期、开花结果期,瓜身上也带着种瓜之人的指纹与血脉气息。一个一辈子匍匐在土地里求口食物的人,离世时怀里偎依着一个憨拙的瓜,这是不是一种宿命。

爷爷小小的土坟,就在那一片瓜地茁壮旁的岁月里青草漫漫。爷爷走后,奶奶在坟边种了不少瓜,冬瓜、西瓜、南瓜、黄瓜、地瓜。绿盈盈,油浸浸,黄灿灿,脆生生,沉甸甸……地气蒸腾中,这些瓜眉眼生动,出尘绝世,宝相庄严。

夏天,瘦小的老奶奶蹲下身,把一个圆滚滚身子的冬瓜从藤上旋转着瓜蒂慢慢摘下来,然后抱着瓜放在坟前,奶奶嘴里喃喃:老头儿,瓜熟了,你拿去抱着睡觉,拿去炖汤吃。

有一年夏天我回老家村子看望83岁的老奶奶,她正坐在坟前,把一个冬瓜放在爷爷坟前。奶奶见了我,摇晃着站起身扑向我,枯瘦的双手抱住我,身子颤抖,老泪斑斑。

奶奶90岁那年去世,与爷爷合葬。今年夏天回乡,见到坟前又恢复了一片瓜地,青藤深处,几个滚圆的冬瓜默默闪烁其间,一如岁月眼珠的沉沉凝视。文/李 晓

## ◎人生絮语

## 一夜秋凉

只是一夜的时间,温度便一下子降了下来,轻轻地推开窗,细雨也随之飘了进来,不远处马路边有些环卫工人,正吃力地将落叶扫成一堆。这秋凉,似乎是一夜来到的,昨天似曾还是那般的温暖,只是一夜的工夫,寒气便降了下来。

给女儿找好了要穿的衣服,女儿轻声说:“妈妈,昨天我还穿裙子,今天怎么就穿这么厚的衣服呢?”是啊,昨天仿佛还停留在初秋,可仅只是一晚,那晚秋时节的凉意便浸入到了身体之中。记忆中感觉天气还是带着温暖,还是穿着短裤短裙,怎一夜间,一切就变了呢?

一夜秋凉,让我在这个清晨感悟到生命的无常。无常是一个多么无奈的词啊,事事都是在无常的变化之中,就像多年前的那个秋天,父亲说走就走,之前没有任何征兆。当时听得最多的话就是节哀顺变,顺变,也就是顺应这种变化,习惯生命中的无常。

只是我是多么不情愿面对这两个字眼,无常总是令人感到非常的不悦,仿佛我们刚得到的某些幸福,总是会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离去。而我们只能无奈地说生命无常,我们原本就该能坦然去面对这一切。我们无法与之抗争,就像无法拒绝这四季的变化。

为女儿穿好衣服,给一家人准备好早餐,先生吃着早餐轻声说:“日子要是永远都能这样多好,孩子不大,父母不老。”他说的这些,何尝不是我所想的呢?然而我知道,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,此时的女儿,已然一天天地长大,而养育我们的父母也在一天天地变老。

一夜秋凉,让我感叹时光的脚步走得竟是如此匆匆,总以为还停留在某一个季节,可谁知一转眼,便早已不再如初。虽然我是那么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局面,但时光并不是会以你想怎样就怎样,该走的依旧会走!就像这个秋天,也会在不经意间离开。

走在送女儿的路上,我轻声叮嘱她在学校要多喝水,上课要用心听课。说多了,女儿似乎有些烦了,她说:“妈妈,同样的话你都说了好几遍了。”目送女儿进了学校。风,从不远处吹来,吹在身上凉凉的。可看着女儿的背影,心又有着一种暖暖的感觉。

这个秋凉的早上,这个让人颇为伤感的季节,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。这一夜秋凉,让我在前尘往事中感悟着这其中的不同滋味。我想或许正因为生命是无常的,所以才会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味到生活中的幸与不幸,痛苦与快乐,正因为无常,才会让我们学会该如何珍惜此时所拥有的一切。文/朱 凌